



## 桃李遍天下 风华代代传

文、图 / 赵群



岁末之际，上海戏剧学院在沪上举办了一系列纪念京剧艺术大师张君秋先生诞辰九十五周年活动。我作为张君秋先生的再传弟子和此次纪念活动的联系人，在这个活动从策划到实施的全过程中，深切感受到与张先生有着深厚师生情谊而聚集在一起的大家庭中每一位参与者的真诚和热情。

张君秋先生名列“四小名旦”之首，他扮戏有雍容华贵之气，嗓音清脆嘹亮、饱满圆润。在演唱上，他吸取了梅兰芳的“甜”，程砚秋的“婉”，尚小云的“坚”和荀慧生的“绵”，将四大名旦之长融合为一，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刚健委婉、俏丽清新的演唱风格。他注重以调节气息的方法控制声音的变化，高、低、轻、重他都能唱得完美自如，寓华丽于端庄，在典雅中见深

沉。张君秋先生艺术上的创新，主要体现在唱法上的灵活多变和创制新腔上，但无论如何创新，张先生都始终遵循着从人物出发的原则，以抒发角色感情的需要为准则。他成为“四小名旦”中艺术生涯最长，成就最为显著的艺术大师，并形成了“张派”。

我与张君秋先生的祖孙情份，源自1992年的冬天津政协举办的各界人士迎春茶话会。二十三年间，我以张派再传弟子的身份亲历了每一次纪念张君秋先生演出活动。我在茶话会上第一次见到张君秋先生，那时我还是天津戏校的学生，在茶话会上演唱了一段张派名段。演出结束后，我被天津市文化局的焦玉玲老师领到了张先生的座位前，张先生满面红光，和蔼可亲地拉着我的手说：“唱得很好，我带你去北京……”

当时我激动极了，只想着和张爷爷多亲近一会儿，听他再夸夸我，谁知他不再说话，只是看着我不住的点头微笑。

那以后的几天，我们全家都在为为什么要带我去北京、去北京干什么的问题而困扰。幸好，通过我的恩师叶谨良联络上了张先生的好友陆继英女士，才算打听清楚，原来，一个月后将在北京举办“张君秋舞台生活六十周年”活动，张先生那天钦点让我去参加，陆女士还给了我张先生家的地址，嘱我届时去拜望先生。

庆祝活动如期举行。排练期间，妈妈带我去了位于北京木樨园的张先生家。那天正赶上杨淑蕊老师也在场，张先生拉着我的手、指着杨老师说：“你可以跟她学”，杨老师笑着回答：“这孩子福相，您多栽培！”我仰头看着张先生，他轻拍我的肩膀缓缓地说：“好好学，长大了我教你”。在之后的几次排练中，虽然我还未长大，但张先生已经忍不住开始给我说戏了。记得他说话时声音总是很轻、语速很慢，只是那时我还太小，有些地方并不能完全领悟。

那年的“张君秋舞台生活六十年”庆祝活动，开幕演出是张派众传人的化妆彩唱专场，随后，张派传人合作演出了整本《玉堂春》、《秦香莲》和《西



厢记》，闭幕演出是张派传人与名家的便装清唱专场。当时，我年纪小，仅在开幕演出中演唱了《望江亭》选段，在《秦香莲》演出中饰演了冬妹一角。当时，秦香莲一角分别由七位张派传人赵秀君、王蓉蓉、董翠娜、张萍、杨淑蕊、关静兰、薛亚萍饰演。在其后的《西厢记》演出中我饰演欢郎，主角崔莺莺同样是由七位张派传人共同演出。在闭幕时的张派弟子、再传弟子及特邀嘉宾清唱会上，薛亚萍、杨淑蕊、关静

兰、王蓉蓉、董翠娜、张萍、张学敏、刘明珠作为张门弟子演唱，而我和赵秀君、李红梅、魏静则以再传弟子的身份参加了演唱。

大型纪念活动对观众而言无疑是一场琳琅满目的艺术盛典，但对演员来说则无异于“竞技擂台”。大家会不自觉地在心里与同辈比、与晚辈比、甚至与自身比，当然这个“比”仅仅是一种纯粹的艺术较量，并不包含任何功利之心，胜在台前、输在心里，当时闭口不





宣，重聚时再决伯仲。

当时由七位张派传人共同演出《秦香莲》时，我在戏里给几位“妈妈”配戏、出演秦香莲的孩子冬妹，她们都会拉着我的手登台表演，而我分明能够从中感受到每个人演出时不同的心里状态。赵秀君的手是冰凉的，想是因为她第一个出场，且马上要举办她拜张先生为师的拜师仪式，总是希望能有更好的表现，心里难免有些紧张。王蓉蓉当时已经三十多岁，嗓子、扮相都好，又因为在北京本土，观众极为捧场，所以她表演得从容自若。杨淑蕊老师表演的是“杀庙”一场，这场戏的场面调度很多，秦香莲与孩子以及韩琪之间有很多

需要配合的大幅度动作，或许是年幼的我们牵扯了杨老师太多精力，唱完一段“忘本欺天”的高腔后，转身与我们碰面时，能明显感觉到她的手在颤抖，并有微汗，一丝尚觉不够完满的神情闪过她的脸庞。关静兰老师台风稳重，自然从容地把我们小孩儿领上领下。

最后一场“大堂”的秦香莲是薛亚萍老师饰演的。当时，在我配戏的几位“妈妈”中我最怕她，既因为她比较严肃，也是因为知道她是众位张派传人中唱功最好、名气最大的一位，有种由敬生畏的感觉。排练时，她还曾指导我们两个小孩儿的表演再加些情绪，配合剧情的发展入戏。薛亚萍老师演唱时，

肢体会辅助腹腔运气，虽然她外表看似轻松从容，但从她攥着我手腕的力度，可以感受到她演唱时身体力量和气息的配合。她的情绪极为投入，声音响遏行云，是当晚最受欢迎的秦香莲。

那次演出一直留在我的记忆深处，无论是张先生的教诲，还是众位张派传人在舞台上的唱腔表演、举手投足，都对我后来的艺术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这一次参加张先生的纪念演出起，我慢慢成长，也逐渐进入到艺术的上升期，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我都不肯服输，就是希望能在众多前辈老师面前听到一句“这孩子不错，又有进步。”经过了纪念“张君秋诞辰八十周年”、

“张君秋先生京剧流派表演艺术展览演出”、纪念“京剧大师张君秋诞辰八十五周年”、“京剧大师张君秋逝世十周年”等多次张派艺术大比拼的历练之后，我终于通过努力，得到了老师们的认可，在“纪念京剧大师张君秋九十周年诞辰”的活动中担当重任，带领上海戏曲学院师生在天津中华戏院演出了张派全本大戏《金·断·雷》。

此次的“纪念京剧大师张君秋先生诞辰九十五周年”系列活动，包括在上海天蟾逸夫舞台举行的“张派经典唱段荟萃”演出和在上海戏剧学院召开的“张派艺术在当代”研讨会。策划这场纪念活动之初，我花了很多心思，既希望可以展现出张派艺术的精髓和在当代的发展，同时也希望能够彰显出学院举办纪念活动的传承和教育意义。

在上海天蟾逸夫的舞台上，演出以清唱和名剧选段相结合的形式呈现，张派新秀和老艺术家们分别在演出的开头和结尾部分，以便装姿态演唱张派经典唱段。演出一开始，“小荷才露尖尖角”的张派新人们靓丽的外貌和清丽的嗓音，便把观众引入到美的意境之中。上海戏剧学院的在校生杨佳越演唱的《望江亭》“将渔船隐藏在望江亭外”、李莎莎的《坐宫》“听他言吓得我浑身是汗”、苏上仪的《西厢记》“第一来母亲免受惊”，都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而来自全国各地剧团的优秀青年演员的清唱，如杨帆、田琳、姜艳演唱的《望江亭》，刘栋的《状元



媒》，董雪平的《秦香莲》，蔡筱滢的《春秋配》，王晶的《西厢记》等，更让观众感受到张派艺术在当代的传承有序和遍地开花。

这场纪念演出由上海戏剧学院牵头，登台演出的张派传人来自全国各地的十三家艺术院团，院校携手共同纪念张君秋先生诞辰，也是第一次。演出的重头戏，是由当今活跃在舞台上的张门青年实力派担纲出演的名剧选段：《西

厢记》的“琴心”，万晓慧表演时载歌载舞；《龙凤呈祥》的“洞房”选段，张笠媛演出了孙尚香的巾帼柔情；《女起解》中的“行路”，姜亦珊引领着观众一起重温苏三起解的经典唱段；赵群的《楚宫恨》“围寺”，唱出了马昭仪的如泣如诉；以及《状元媒》“宫中”，程联群饰演的柴郡主娓娓道来、柔肠百转。各位张派青年名家在上海京剧院特邀名家、新秀的助演配合下，鲜活地展现出张派艺术百花园中人物形象的风华绝代。

在这场纪念演出中压轴的，是张君秋先生的各位亲传弟子、张派老艺术家的清唱表演，老艺术家们醇厚的唱腔和卓越的艺术风采，让观众们回味无穷。陈瑛演唱的《望江亭》“见贼子不由我怒容满面”，董翠娜的《西厢记》“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张学浩的《赵氏孤儿》“宫廷寂静影孤单”，王婉华的





《望江亭》“独守空帷暗长叹”，以及薛亚萍的《秋瑾》“说什么妇女们国事不管”，老艺术家们将张派传统经典唱段一一呈现，现场观众如痴如醉、掌声不断。由薛亚萍、张学浩领唱、全体演员合唱的《忆秦娥·娄山关》唱段，将演出推向了高潮。

纪念演出后举行了“张派艺术在当代”研讨会，由上海戏剧学院院长郭宇、教授厉震林主持，邀请了龚和德、安志强、翁思再、单跃进、沈鸿鑫、王馗、苏玉虎、潘文国、柴俊为、张文军、张伟品、张一帆等老中青三代戏曲研究专家齐聚上海戏剧学院佛西楼，就

张派艺术以及培养张派后备人才等进行了专题研讨。

研讨会上，各位专家学者就如何从大师创建流派的思想中、探索出当代流派传承的更好方法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专家学者仔细梳理了张派艺术形成的脉络，深入剖析了是否应该在科班教育中继承流派，探讨了重庆京剧院创排、程联群主演的《金锁记》和湖北京剧院创排、万晓慧主演的《建安轶事》等张派艺术在新编剧目中的成功案例；充分肯定了各地张派传人不断追求、进取的可喜成果。

此外，在流派的可持续发展方面，与会专家含蓄地提出了心中的隐忧，并表达了多培养青年流派接班人和如何继承流派的恳切希望与建议。潘文国、王馗、薛亚萍、苏玉虎、张伟品、蔡英莲、王婉华、张学浩、曹宝荣、陈国卿、宋捷、杨晓辉、陈瑛、程联群等专家学者、教师和青年演员参加研讨会并提交了研究论文，为即将出版的《张派艺术在当代的思考》论文集增添了内容和理论支撑。



因我身份比较特殊，既是张派的再传弟子、演员，同时又是上海戏剧学院的教师，这样的双重身份在张派传人中并不多见。因而在研讨会上，几位前辈特别关切地提到了这件事，甚至在与会专家中出现了不同的看法。陈国卿教授认为我以前作为演员是成功的，现在离开舞台当教师，对舞台来说是个损失。而我的恩师薛亚萍则毫不掩饰地表示，当初听说我离开剧团进入学校，感到我的艺术生命一定会受到影响，但看了我在纪念活动中的演出，演唱水平较从前更有进步，这让她感到欣慰，觉得应该思考如何把两个身份更好地结合起来。

郭宇院长听了大家的议论，表示上海戏剧学院一向强调教学与实践相结合，一定会多为我安排实践演出的机会。上海京剧院单跃进院长也欢迎我常回剧团参加演出。对于研讨会上的这个小插曲，我感触很深，更深觉得自己身上担子的很重。一方面，作为张派传人，我应该更多地在舞台上展现张君秋先生创造的戏曲艺术魅力；另一方面，作为戏剧学院教师，我更需要自觉研究和总结张派艺术，在教学中承担起传承张派



艺术的责任。在这次纪念演唱会上，我指导的三个学生参加了演出，她们应该算是张派的四传弟子了，她们的表现得到了老艺术家们的肯定。

时光荏苒，距离我第一次参加张门演唱活动已经二十三年，张先生离开我们也已有十九年了。张派艺术一直深受观众喜爱，作为张派的一员，我深感

自豪。去年对中国戏曲来说是值得纪念的一年，国务院印发《关于支持戏曲传承发展的若干政策》特别提到了在“十三五”期间，要力争“健全戏曲艺术保护传承工作体系、学校教育与戏曲艺术表演团体传习相结合的人才培养体系”，而这也正是我今后努力的目标和前进的方向。

